

創作文庫

浮生集

葉永蓁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獻給母親

人都說歲月很容易過的，的確，這是事實；只要長大起來的人，誰都經驗着，相信着，而且恐懼着。

在我，又是頭尾已經三年了沒有給您一封信，如果母子的感情必須連繫在形式的紙箋上，那末，當然，在這三年中，我該擔負怎樣重大的罪惡！地獄倘真能懲罰像我這樣不孝的兒子，我承認，母親！不用要什麼鬼卒夜叉的威逼，我自己願意坦然地走進那層我所受災難的地獄裏，以贖所擔負的罪惡好罷！我還有什麼值得您寬恕呢，您想！

不消說我自己是想不出了，無論在如何萬籟俱寂的夜裏，那沉靜的心就像陷入死的境界那般使我搜索自己對您的過去，和現在，一回，兩回，以至于許多回。

我搜索過去，過去曾給您什麼呢？

用得我手敲自己的腦袋，然後意識的感覺使牠驟然間捫到了心。

我輕緩地捫着，一下兩下都由胸膛捫到了大腹，浸在一種譴責的懺悔裏，好像看見您立在面前，帶着嚴肅而慈祥的神情兩眼向我閃爍。我發現您額上的皺紋，在現在又添上幾條新的了，那些老的痕跡是陷下更深更深。兩頰也彷彿有點瘦削，頻年的勞苦使您在臉上留下如此的標記，那就誰也不忍使自己看見自己的長上爲自己而弄得這麼憔悴的

吧！固然在此地我不能替自己的行為辯護，說我此刻有怎樣沉痛的心可以去補償既往的一切，然而您，我知道，母親，我知道您却還並不希望我這樣感覺得使自己也陷在沉痛的區域中在傷心，就使您是懂得這傷心或許立刻能贖我担负着那怎樣重大的罪惡的。所以，憑于這情景我回顧過去了的時代，我也明白自己那陳腐的心情竟犧牲您許多在您覺得是『幸福』的幸福，我了解您對我的愛是永遠存在的，可是我竟超越過您的頭地把您放在淡淡的遺忘裏。咳！我自問過去曾給您什麼呢？時光在我年紀增大之中猶如閃電般的馳過去，我逆溯着時間的軌跡由現在找尋到當您才有我的那時候，我是從沒有什麼給過您的啊！

但也許這在您以爲不然的吧！您覺得我好像有個希望給您在生活裏面誘惑着，您會把牠作爲一個甜蜜的夢在您的人生階段間佔了一些位置，而且甚至于把一切都向牠信託。關於這，實在我並不否認，假如沒有了我，您決不會有如此想的。不過畢竟事實的證明這也還並不是我所給您的，反恰是您和父親給我一個身體之外，又有種無形的情緒給我把您的心吊下。我知道這在您和父親間在事前並沒有這樣的意料，自然絕對不會知道有了『我』在您和父親間出來的。我更不必說我的『生』是含着重大的疑問，然而這却由事實向我解釋，使我打算怎樣的疑問也沒用處了！我清楚了這點，所以我之對於自己被您和父親所生，在理都不能怨恨或感謝的，就說我生着的際遇無論順利或不

順利。您和父親呢，不消說也不能藉此而矜持或懊悔的，就說我生着到底是否對您們有點用處或害處而言。只爲了『我』之能夠被您們生着，被您們生着恰又是『我』，費您們神把我養下來使我長大成人，以致嘗點人的滋味，慢慢地理解自己生的意義，這點，我却覺得應該感謝您們。不幸父親已經死了，現在我就不論拿怎樣感謝的心情向他感謝，那他也無從知道；以此之故，我更覺得應當更感謝您了！雖則這感謝的發生假如必要地去找牠的所屬，那也仍舊只能說我是由您那邊給得而現在由我這裏奉還給您罷了，至多。這原因因您和父親給我這麼樣的一個身體，就在這身體之間包含我這發生感謝的意識，而實在我這身體的由來就您和父親以及我也都覺得莫明其妙地的。

因此，我曉得當大地之間『我』才開始歸於您所『有』時，您在這個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否是『我』的朦朧的憧憬間替我受了十個月苦難，或可說是爲了我。以後，您又在『死』的掙脫之中把這事實表現出來，用自己不知道究竟是否『生』『死』的苦厄去掉換我的出世。固然那時的我對於自己的『生』『死』是沒有把握，但我也正因爲自己之於『生』『死』沒有您那麼有意識而所以不覺得恐怖。每個慈母對於她的兒女所表現出來的動作在這開端的剎那就偉大得無可比擬，我將用什麼才能夠抹殺您這對我偉大的表示呢！在這裏，我偶然想到不久以前親眼看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那使我感動的心情由心的深處非常意識地發現，以致到現在還宛如在目前一般：

足足我看見那隻貓在痛苦的掙脫中已經有兩點鐘了。是在今年三月間，我所住房東家裏的那隻貓正生產。當一個同居的相識者在廚房裏看見一隻小貓被那母貓生下來時候，他大聲叫着使我們這幾個房客都一塊聚攏來。我大概在作什麼事情罷，忙的把那事情攔起跑到廚房裏。我跨過幾個蹲伏着的身體眼釘向一堆草堆上望，那隻母貓急促的呼吸正使牠腹部發生高低的起伏。

牠平安的躺在那草堆中央，疲乏而怠惰似的兩眼都合上。一隻臍帶尙掛在牠後身的小貓在旁邊無力而柔輦的爬着，叫着，人的眼光都靜寂地集中在一處。房東的小孩想走前一步去抓住那小貓，許多手都不約而同地伸出阻擋。憤怒的神情從每個人臉上掛着轉望那房東的小

孩，萬物的同情在這時由人們心中流露出來。

牠在舐牠自己的兒子了，我們在微笑。那舌尖在舐着潤濕的毛時彷彿十二分有味，誰都感到母子的生命在極困難時當中也應當聯在一起的，在這一霎時裏面。

驟然間人都吃了一驚，那悲鳴的聲音不但繚繞於這廚房之內，母貓在跳起來了！牠弓起背，尾巴有力地地上翹，頭重重地垂下眼都停着神無目的地向地面瞧，嘴巴嚙起使每根鬍子全像針那樣插着。疾速的疼痛在牠腹內加緊地醞釀，牠好似拚命地忍住那疼痛把四腳的腳爪都向地面抓住。這力量，倘若說這地面再不有人踐踏過的，我想那爪痕也一定永久存留着。我們的心情都無形地跟牠吃緊起來，每個人並不

自覺地爲牠像在這着急一樣。有一種全是好意的情感希望牠早點和這疼痛的狀況脫離掉，我很相信幾個旁觀的我們在此刻彷彿不一定是以爲自己單看一隻母貓在生產牠的兒女的。我們有時間面面相覷，一種無可奈何而又急於要設法的樣子都可以在每個人的對方眼中看出來，任那人性情如何凶狠。

我們看見牠又躺下去了，那四隻腳伸得有力而筆直的。不用說這是因爲疼痛已經超出牠的忍耐力之外，所以牠才這樣。而且腹內隱隱地傳給外面一種響聲，似乎有一塊東西就在這皮毛之下向後面急急移動，牠就連悲鳴的力也沒有了，僅有兩唇的張合以替代那官能，眼珠掄在眼瞼下面只能看見白。

大家都感到非常難過，有一個人竟因此不敢看下去，失望地走了！當然那失望並不是感到不滿足，却是覺得每個生命的出現不應該使另一個生命受了這麼苛刻的災難。雖然如此，我還在看，我不知道自己憑於那種情緒還在那邊看的，到底是好奇或是殘酷？我看見牠第二回跳起來了！背弓得比剛才還高，過了約莫十幾分鐘，牠又喘息着不是自願地躺下去。那隻小貓仍在牠身邊爬，叫。牠睜開眼朝地看一下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地再合上，把頭向其他的一邊去。而爬着，叫着的小貓是未開眼的，牠看得見自己的母親在這許久時候正為產生自己而受這麼悽慘的苦厄的嗎！？

母貓勉強地跳起來又是另一回，這回牠却生下一塊血肉模糊的東

西和那小貓的臍帶相連。人都知道這是所謂『包衣』，我們挨近頭去看。母貓的疼痛也是寬鬆了的，牠竟嚙住這塊血肉模糊的東西咬，嚼；又用腳踏住來撕。這動作，畢竟是恨或必要，我們沒有一個人懂得。我們不過只覺得這是太殘酷了的一件事，大家不自覺地發出下面一句嘆息的呼聲：

『呵！上帝啊！你怎麼竟忍心給一切女性以這種狠毒的懲罰！』我們這樣念。而實在，在我們幾個人中，沒有一個到現在還肯相信有『上帝』那樣東西存在的，有一位就在大學裏學生物的也在內。然而我們終於如上面那句話地說到『上帝』了，所以這呼聲的發生可說非常奇怪的。

也許是多餘的知識在我們腦筋裏造成這種觀念吧！再不然，心的同情使我們在恍惚之間幻想一個主宰萬物的偶像。我當時就這麼想。可是也正在這時，我聽見母貓又悲鳴起來了，那悲鳴的聲音比我聽過的都慘，在每個聲音斷續相繼的裏面，沉重而哀婉的聲浪在空氣流到的地方不住地盪漾着，顫抖着，使人隨之起慄。

這朕兆毋庸說是第二隻小貓被產生了！母貓像以前那麼的跳着，掙脫着，一直繼續到一點多鐘。這其中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不，我是親眼看見的，比以前更厲害。在有時，牠甚至於站的力氣也沒有了，躺着又似乎不安，於是只好打滾，把身體左右轉輾。當腹內那隻小貓的移動使牠打滾也被阻礙時，那末牠四脚朝天翹起來幾乎使我

們以爲是死了那般的。牠眼合得連縫也不能看見，鼻孔裏呼吸的氣息都停止了。等待另一陣的疼痛降臨到牠身上，我們才知道剛才的疑惑是過慮的担心。牠是又在打滾，跳躍了，雖然這打滾，跳躍並不是牠所自願。

話雖這樣說，然而我們『過慮的担心』仍舊有給我們疑惑欺騙的可能。我們在最後一剎那間看見母貓極力在吸進一股氣，用喘息的神情，牠把那股氣逼到後身去。小貓的兩腳和尾巴在大地之間忽而出現了，牠並沒有目的地掛着。而母貓呢，要吸第三股氣的力也沒有了，頹然地倒在草堆上。

我們誰都轉復疑惑了，企圖想伸出手在牠身上摸一下。死了吧！

難產吧！我們每個人差不多都這樣想。在靜穆的思慮中，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開端時就帶着恐怖來的，除我以外，大家一聲不響。而我，却見怪那位學生物的相識者，怎麼不早點學些手術來的呢？不消說這說話的口氣多少含抱怨的樣子，但我却不曾以為這抱怨的樣子是不該的。這樣，經過了好久，看得見小貓的出現已經到了腹部，我們才都各自鬆了一口氣。而我們的心呢，也好像都消除了四圍壓迫着的情意。不過都走了，不忍看了！不忍看這悲慘的事實，在我們面前重複地演着。為避免房東的小孩用無知的態度損害牠們起見，關上了廚房的門。

由此，就在這時起，在這天這事情發生於我目前的這時起，我被

這事情深深地感動了！在我自己的一種依稀的想像之下覺得，母親！當我被您產生的時候，那情形多少有點和現在所看過的事情相像，更何況人的身體本來是孱弱過牲畜的，那痛苦不待我想就可知道超乎牲畜所能忍受。這譬喻也許得罪了您，但如果憑依於事理的理解上一想，倒沒有什麼要緊的罷！人的自詡於萬物之上畢竟還是人的自誇，而在『生』這一個字的意義上我相信一切東西都可平等的！因為介乎偶然和必然間的事情誰都感到猶如一個『謎』，人和萬物相差是決不在『生』之意義上而在『生』之後生的內容上的呢！然而因這感動引起我的回憶也是真的事實，我雖不能記得自己怎樣被您生下，可是當二孀生岳弟時，她那慘叫的聲音，因這事情更顯明地縈迴於我腦際，

這難道說不是我當時在稚弱之心上所存留下寶貴的標識經這感動而更清晰地發現的嗎，您想！

同時，在這裏我不得不從自己稍長的時候接下寫。誠然，對於祖母的深恩，我片刻不能忘掉。我記不起究竟自己在幾歲時每晚離開您的懷抱跑到祖母的懷抱裏去，帶着孩提的稚氣以取得長上的愛憐，我在有時差不多就以爲祖母是自己的母親了！祖母呢，她在自己的願意和祖父的督促之下沒有長時間離過我，她整天把我抱，攬。在一個封建形式的小康人家，自然，祖母是如何喜歡她的孫兒啊！所以一直到祖母死的前一天，她還用快樂的神情願意我和她親近。她把人家送給她在病時吃的閒食都拿給我，我却還賴要怎樣許多。最初她怕我吃得